



FEN SUI  
粉碎

冯积岐 / 著

# 粉 碎

冯积岐 著

 文匯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粉碎 / 冯积岐著. —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5496-0348-0

I. ①粉… II. ①冯…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 2011 ) 第233947号

---

## 粉 碎

作 者 / 冯积岐

责任编辑 / 乐渭琦

装帧设计 / 张 晋

出 版 人 / 桂国强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 邮政编码200041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上海译文印刷厂

版 次 / 2012年1月第1版

印 次 /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787 × 960 1/16

字 数 / 260千

印 张 / 18.5

书 号 / ISBN 978-7-5496-0348-0

定 价 / 36.00元

## A章(一)

松陵村的花炮厂是在吃晌午饭时爆炸的。

农历七月初的晌午闷热而沉寂,没有风,杨树的叶子仿佛剪纸似的粘在蓝而发白的天幕上,一动也不动。划一根火柴,空气就能点着。花炮厂的厂长景解放和他的员工从饭厅里出来坐在灶房前的树荫下吃饭。其实,那看似谦恭的树冠给他们遮住了火辣辣的太阳并没有带来一丝凉意,员工们个个满头大汗。景解放首先不是听见而是看见一团白而发灰的烟柱腾空而起,随之,打雷似的响声滚滚而来;那响声狂躁而放肆,随意而傲慢,时而凝结成一串,流水似的喷涌,时而一声一声地向出蹦,尖锐而单调。横冲直闯的爆炸声仿佛行凶的歹徒一样把整个松陵村震住了,使人们动弹不得。景解放一时间迟钝了、麻木了,他站在远处目睹着自己的厂房于一刹那间被夷为平地而无可奈何。当员工们放下碗筷丢鞋落帽地向爆炸的地方奔跑而去的时候,景解放跌坐在凳子上了。他点上了一支烟,猛吸了一口。他从衣服口袋里摸出来一只鞭炮用纸烟点着扔出去,随着炮皮的飞溅,炮响的地方,那地皮疼痛似的颤动了一下。“一个娃娃一拃高,突儿一跳就飞了。”孩子们的喊叫声似乎从天外而来。景解放扔掉烟头,站起来用脚一捻,向花炮厂走去了。

细雨般的土粒依旧在飘飘洒洒,尘埃久久不散,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硝烟味儿。五间大瓦房七零八落地趴在了地下,一些木屑瓦片飞出了几十米远。员工们站在废墟前不知所措。花炮厂的副厂长景文祥似乎大梦初醒,他开始清点人数,清点一毕,他给景解放说:“好像一个也不少。”景解放对景文祥一瞅:“你说啥?好像?究竟少不少?”景文祥心里清楚,吃午饭时节,员工们都到食堂吃饭去了,操作间没有留人,况且,厂子里最近只有一少部分在卷筒子(做炮壳),大部分员工都放假回家了。景解放一问,景文祥坚定地回答:“够着哩,不少谁。”

这时候，一个女孩儿跑到景解放跟前来了，她的额头上挤着细密密的汗珠，嫩嫩的脸庞上洒得红红的，她结结巴巴地说：“不见，不见我的同学叶、叶小娟。”这女孩儿是和她的同学叶小娟暑假期间到花炮厂来打工赚学费的。景解放一听，一只手插进了裤子口袋里，裤子口袋里的一只鞭炮被他用手指头捻烂了，他给景文祥说：“去找人，看着我干啥？”

于是，几十个员工扑向废墟，用手扒拉着木头、土块和破碎的砖瓦。景解放心里明白，假如叶小娟当时在操作间，就是有十个叶小娟也被炸成碎片了。这次爆炸，肯定是堆放在厂房里的那几吨鞭炮和雷子炮被引爆了，包括剩下的炮药。爆炸的力量有多大，他自己也说不清。他正准备明天将这些鞭炮运走，今天就出事了，真是始料未及。景解放给景文祥说：“你派人去农机站叫辆推土机来，叫大家不要用手刨了，这不济事。”景文祥说：“要不要给那女娃的家里人说一声？”景解放说：“要说，我去给说，你不用管。”

叶小娟是景解放的初中同学叶拴定的女儿。叶拴定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刺激，言语木讷，看人时，目光像木椽一样戳过来死死地顶住对方，使人觉得，他的眼神犹如一个冬天里没有解冻的土疙瘩。叶拴定将女儿领到了松陵村的花炮厂，要叫女儿在景解放的厂里打工。本来，景解放想一口回绝叶拴定——厂子里的一部分员工已放假了，怎么能再要人？况且，叶小娟还是个孩子。可是，景解放一见到叶小娟却改变了主意。

“十几了？”

景解放不由得发问。

“十四五了。”

“不可能吧。”

在景解放看来，十四岁的女孩儿胸脯不会这么高挺，脸庞不会这么滋润，眼睛不会这么撩人，尤其是女孩儿那对黑黑的眸子水汪汪的如同汁液饱满的黑葡萄，一指就破。景解放感觉到，叶小娟看人时完全是一个成熟少女的神情：既单纯天真，又动人心魄。她的目光并不张扬。蛋形的脸上配上红润而光泽的嘴唇，面部构成了一种沉静而略嫌稚嫩的美。

“为啥不可能？属虎的，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六日的生日，不信？你问我爸。”

叶拴定的一双手按在沙发上，好像刚刚找到了支撑点。他一声也没吭，既没有接女儿的话茬，又没有回答景解放，木然的样子还不如一件旧家具。

“在哪里读书？”

“南堡乡中学。”

“几年级？”

“初二。”

“在我这里干活儿，一天要干八个小时，你能行吗？”

“准保能行。”

叶小娟愉快地回答。她的声音像春天的小草一样鲜嫩，但又坚定得如同法律文书。

景解放心动了，心动了。要说景解放心中涌动的是和老同学叶拴定的昔日的朋友之情，还不如说是对叶小娟的怜惜疼爱之情——尽管，对于一只脚已经踏进四十岁门槛的景解放来说，叶小娟算是地地道道的晚辈了，可他用审视一个成熟少女的目光来审视叶小娟，他偷偷地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愉悦以及谁也不可能察觉的、不含任何齷齪想法的对女孩儿的喜欢。留住叶小娟。就像他吩咐企业的员工给他搬来了一盆很养眼的花放在了他的办公室一样。他不再犹豫，又打量了一眼叶小娟，女孩儿脸上捧着笑，期待着景解放回答。

“那就留下来干吧。”

景解放答应了这父女俩。

第二天，叶小娟来到了松陵村的花炮厂上班。

叶小娟的活是给雷子炮插捻子封口。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景解放的炮厂说是厂，其实只是手工作坊，因为好多工序依旧是手工操作。插捻子要用手工插，封口也要用手工封。叶小娟先给装炮药的筒子（炮壳）里插上捻子，然后，用一个小铁勺舀一勺干土倒进筒子口；然后，用一个圆柱形的、特制的小铁棒按在土上面，再用小铁锤击打。一个雷子炮击打三锤子才能把口封严实。一天封一千个口就要击打三千下。开初，叶小娟一天只能插五六百个捻子封五六百个口，干过几

---

天以后，她每天可以封一千个口了。封一千个口，就可以挣15元钱。一天能挣这么多钱，这对叶小娟来说是一件使她很满足很激动的事情。

景解放每天都要进操作间看看的。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他是来看叶小娟怎么样插捻子怎么样封口的，或者说，他只是来看看叶小娟，只是看她几眼而已。一进操作间，他不可能径直走到叶小娟跟前去，他先是到这个女工跟前去瞧瞧，又和那个女工说两句话，再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走到叶小娟跟前去。他的脚步稳健，神情庄重，不苟言笑，既没有老板的派头，又不似闲人的懒散，他完全是一副长辈的模样。

叶小娟埋下头去，神情专注，不停歇地干活儿。她的动作干脆而快捷——显示着麻利能干的女性特征。由于腰身弯了下去，她身上每一根很青春的线条如春意盎然的阵阵清风，女孩儿特有的尚未完全成熟的韵味儿来自她苗条的身段，也来自她聚精会神的样子——坐在课堂上，她可能像劳动时一样的专注。掠入景解放眼帘的首先是她的侧面——白皙的脸庞略带红润，一绺子头发搭下来遮住了左边的眼睛。景解放的脚步很轻，出于习惯，一双布鞋尽量减少和地面的摩擦——这是每一个炮人必须注意的细节。景解放走到叶小娟跟前了她还没有觉察到，左手挥动铁锤依然在击打。景解放垂下眼去看叶小娟时目光不自觉地顺着她的汗衫领口溜下去了，叶小娟的领口处凸现着月牙状的很白很白的光圈，已经显形的乳沟彩虹一般亮了景解放的双眼。他不可能将目光中对美的东西的渴望和情欲剔除得干干净净的，他的这一瞥将自己弄局促了尴尬了，不只是他捕捉到了不该捕捉的春光，而是他意识到了自己和年龄、身份不相符的猥琐，不由得心热脸红。他赶紧蹲下去，蹲在叶小娟跟前，转换了一个视角。他一看，叶小娟右手上裹着一条手绢，就问道：“手上打泡了，是不是？”叶小娟抬头一看是花炮厂的景厂长，低声说：“是。”“我看看，”不等叶小娟同意，景解放就捉住了叶小娟的手腕了。叶小娟想挣脱掉，她的胳膊动了动，景解放反而捉得更紧了。景解放解开那条不太干净的手绢一看，女孩儿手上的泡已经磨烂了，手虎口和除过大拇指以外的四个手指头的根部血红血红的，似乎像渗着血珠儿。景解放说：“不行，这样不行。走，到村上的医疗站去上些药，感染了就麻烦了。”叶小娟轻轻地一笑，很固执地挣脱了自

己的手，她一边给手上缠手绢一边说：“过两天就好了，这点伤，不算个啥。”叶小娟好像没有疼痛感似的，她的脸上是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她抬起眼对景解放只是淡淡地一扫，又埋下头去捶打了。那一扫，味儿极薄，没有认同，没有感激，只是迅捷地礼节性地回望，平平淡淡的像在课堂上回答了老师的提问一样。然而，景解放还是从叶小娟的目光中捕捉到了一种妩媚——不是成熟女人那种卖弄风情的目的性很强的故作的妩媚，而是自然流露出来的甜甜的单纯的新月一样的妩媚，女孩儿的眼睛里脸庞上漾溢的这种连她自己也意想不到的妩媚只是一种风景而不是风情，这种风景只有景解放这样的男人才能领略到。景解放是情感很细腻的中年男人，任何年龄段的女人一丁点的情感变化都会被猎取到的。景解放站起来了，他感受到了，强烈地感受到了叶小娟的顽强、固执和自尊。这种品性，景解放宁可相信是从五六岁或者七八岁就养成的，也不相信，只是来自父母亲的遗传。在他七八岁的时候，也许比七八岁更早一些，母亲就叫他插捻子、封炮口。那时候，常常在晚上点着灯干活儿，手上打满了血泡不说，他被瞌睡折磨得不行，他无论是站着坐着吃着喝着，几秒钟内，他就睡着了。睡意朦胧中，一锤子抡下去，不是砸扁了炮壳子就是砸在手指头上。砸，已成为他的下意识，以至后来上了学，用铅笔当锤子桌子上敲，吃饭时用筷子在碗上打——当他抡着空拳头在老师脊背上去敲的时候，遭到的是一节课的罚站。做不够数目，母亲不叫他上炕睡觉——他的毅力和坚韧就是从那时候磨练出来的。他也曾经想方设法对付过母亲，消极怠工当然不行，逃避也不是办法。异想天开！完全是异想天开——他将炮捻子从小牛牛的包皮下插进去，插了三根，趁母亲不防备他把三根捻子一齐点着了。恶作剧的结果必然是烧了小牛牛，小牛牛的顶端如同挂着一颗熟透了的杏子——饱满而发亮的杏子。他龇牙咧嘴地捂着小牛牛大喊大叫，针扎般的疼痛从小牛牛向全身传导。母亲并没有因为他的对抗让他停止了劳动——饱受了苦难的母亲知道，只有劳动才能磨练她的儿子。他的自戕以失败而告终，每天晚上，他继续插捻子、封炮口。

景解放从小就体验到，人的顽强的生命力不会像身体上的器官一样是与生而来的，人的顽强的生命力是一锤子一锤子捶打出来的。农民的孩子，无论是儿子



---

娃娃，还是女子娃娃，只要像叶小娟那样从小开始磨练，就一定会干成事情的。

如果说，景解放一闭上眼，吸引他的是叶小娟比她十四岁的年龄更成熟的外在的魅力，那么，叶小娟在花炮厂干了十多天活儿以后，景解放更喜欢叶小娟的是一种潜在的具有质地的特质，这种特质不能仅仅用吃苦耐劳来概括，吃苦耐劳只是这种特质的一部分。这种特质的核心是具有勇气和毅力，对自己和人生充满着希望。无论男人女人，具有这种特质就有了在这个人世上活下去的资本，因此，景解放相信，像叶小娟这样的女孩儿将来一定会有前程的。

假如，叶小娟被炸得血肉横飞，不要说给叶拴定两口无法交待，景解放自己也承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他心中刚刚存留的这美好的东西就这么轻而易举地粉碎了？难道这个光彩夺目的女孩子就这样于一瞬间消逝了？景解放看似平静，其实内心里焦灼不安，他站在太阳地里，看着眼前的场景，一言不发。尽管，爆炸已经发生了，他还是难以接受这个事实。他弯下腰抓起了两把焦黄的炮壳纸紧紧地用手攥住紧紧地用目光盯住，好像在问：爆炸是怎么发生的。他额头上汗水滚滚，嘴唇焦躁干裂，双眼布上了血丝，他简直就是一匹受伤的狼。乡农机站的推土机还没有来，员工们继续用手扒拉着，有人喘息有人喊叫有人哭泣，两个年轻人朝着田野上晒得形容憔悴的玉米地呐喊：“叶小娟！叶小娟！”喊声好像毛毛雨落在了久旱的土地上，被巨大的沉寂吸纳了。

就在景解放将要失去耐心的时候，忽然有人惊慌失措地喊叫：“叶小娟找到了！”景解放看见，员工们朝厂房的东南方向跑去了，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失去了往昔的稳重，心急慌忙地撵着人们的脚步而奔跑。

围得严严实实的员工们一看景解放来了，让开了一条道，他走进了里圈。景解放一看，躺在地上的果然是叶小娟。“小娟！小娟！”他失声而叫，他似乎还不能相信眼前的这一幕是真的。他又看了两眼，不得不相信躺在地上的女孩儿就是叶小娟。叶小娟双眼闭实，脸色苍白，睡着了似的静静地躺着。看不见她身上的受伤之处，也没有斑斑血迹。景解放捉住了叶小娟的右手想摸摸她的脉，她的手并不是冰凉如铁，脉搏的跳动还不是很弱。景解放给景文祥说：“快去医疗站叫牛医生来。”景文祥说：“我派人去叫了。”

说话间，松陵村医疗站的医生牛正年背着出诊包小跑而来了。他用听诊器在叶小娟的心区听了听，摸了摸叶小娟的脉搏，给她挂上了液体。景解放焦急地问牛医生：“娃咋样？”牛医生说：“昏迷了，赶紧送县医院。”

花炮厂只有一辆客货两用车。汽车已经开到了现场。叶小娟被抬上了车。景解放给景文祥说：“你在家负责处理现场，我去县医院，叫牛医生也跟上。”景文祥说：“好吧。”

景解放和牛正年上了车。

汽车开出了松陵村。

汽车走后，景文祥才松了一口气。他接过员工们递上的水，一口气喝光了一大杯凉开水。二十五六岁的景文祥按辈分将景解放叫四爸。自办厂以来，叔侄俩合作得还不错。景文祥很会为人处事，他有一副看似温和老实的面孔，实际上他藏而不露，精明能干。他的表情和心理像两股道上的列车朝不同的方向奔跑，他将男人的机灵往往深埋起来，这副面孔会使不知情的人误读了他，以为他是一个缺少智慧、单纯、木讷的青年农民。他不只是面貌看似憨厚，为人也看似憨厚。年终，厂里给他奖励了5000元，他领到手以后，一分钱也没有要，而是全部让工人们领走了。虽然，每个工人只领了几十元钱，他们觉得，景文祥是和工人最贴心的人。在原材料的购进中，他从不拿一分钱的回扣，那些“卖主”们从来未碰见过这样的“顾客”，他们被他的精神所感动，不止一次地给景解放说起这件事，景解放也被他打动了。不是他不爱钱，他只有这样做，他只有取得了工人们的信赖和景解放的信任之后，他才能放心地攫取更多的钱。他年轻时就明白，只有吃小亏才能赚大便宜。小事要隐忍，大事不糊涂。

景文祥吩咐员工们到树荫下去凉快一会儿。员工们四散而去了。

空气里的硝烟味儿还没有散尽，午后的太阳光更加凝重而毒辣。松陵村在家的成人小孩都涌向了出事现场，女人们大都没有见过这场面，露出了惊恐的神色，孩子们像赶上了节日似的，他们顶着太阳捡拾没有爆炸的鞭炮。紧张的空气稍微有些松弛，但变得更加凝稠了。

这时候，景家家族里最年长的景德胜老汉来了。年过八十的景德胜胡子头发全白了。他是景文祥的爷爷，也是松陵村长辈中的最后一个炮人。解放前，他做过国民党的保长，解放后，戴过富农分子的帽子，挨过斗争，被革命群众殴打过。他一来就找景解放：“解放呢？解放干啥去了？”景文祥说：“进县城了，爷爷。”老汉一听，没有伤人，沙哑着嗓子说：“这就好得很，做炮的人是虎口里拔牙哩，松陵村的哪一家炮坊没出过事？”老汉拉住景文祥的手说，“爷给你说，解放他大爷爷叫满义，满义手里出过三回事，死过好几个人；解放他亲爷爷叫满仓，满仓手里出过两回事。出了事不要害怕。”景文祥说：“我们不害怕。”景德胜说：“不出事不叫炮人。炮坊炸塌了重新盖。”景文祥说：“有爷爷这句话我们就有胆了。”

景德胜老汉绕场走了半圈，他给景文祥用手朝西南方向一指：“解放他爷爷就在那里出过一回事，差点儿把自己炸死了。”老汉仰起淹没在白发白须中的脑袋，眯着双眼——不是躲避依旧很馋火的太阳光，好像有意让已经流逝的时光在眼前重现，他的身心仿佛在七月火热的午后轻轻地飘浮起来了。在晚辈面前，他是一副什么都经历过的模样，他历经的每一次爆炸如同画面一样很自然地在他面前展开了，画面上硝烟滚滚，血肉横飞。这里一条手臂，那里一段肚肠……如今，炸死的和没有炸死的都被埋进了黄土之中。景解放的炮厂爆炸勾动了老汉好久没有翻动的记忆。他朝西南方向远眺了一刻，似乎又趟了一回历史的河水历经了一次昔日的灾难，仿佛读书人读完了一部惊心动魄的小说中的最后一句才合上了书本。景德胜老汉收回了目光，给景文祥说：“解放回来后，你给他说，千万叫他别害怕，咱做炮的人是吃火药长大的，啥事都不怕，就是死几个人也没有啥大不了的。炮还是要做。”景文祥说：“爷爷说得好。”景德胜老汉捋了一把雪白的胡子，他说：“娃呀，不是爷说得好，景家炮做了近千年了，伤人的事年年有，景家炮至今没有断了根。”景文祥听得出，作为炮人，年迈的爷爷有一种荣耀感和自豪感，爷爷的遇事不惊，使景文祥很感动的。

送走景德胜爷爷，景文祥看着老汉瘦小的背影在毒毒的太阳底下越变越小，直至小得有一拃高。在那背影深处，在松陵村的街道上，有一群儿子娃娃在高声呐喊：“一个娃娃一拃高，突儿一跳就飞了。”儿子娃娃们掏出自己的小牛牛端在手

里，一个给一个身上撒尿，边撒边喊。他自己，他的父亲，他的父亲的父亲，以及上溯到上百年、几百年的先祖们儿时都是这样喊叫着长大的，他们喊走了自己的童年，走进炮坊，又从炮坊里出来……直到年迈，一代又一代。看着景德胜爷爷被村庄淹没了的身影，景文祥摇摇头，抹了一把汗，走向了爆炸后的废墟。

乡农机站的两辆推土机开来了，景文祥指挥着员工们清理现场。当初，景解放之所以叫景文祥来当副厂长，一方面，景文祥的确精明能干，景解放觉得，景家炮以后还要景文祥这一代人传下去；一方面，景文祥是自家人，景文祥的曾祖父和景解放的祖父景满仓是亲叔伯兄弟，也就是说，景解放的曾祖父景炳绪和景文祥曾祖父的父亲景长绪是亲兄弟。景文祥对做厂长的四爸很尊重，两个人配合得相当默契，景解放负责生产，景文祥负责销售和采购。由于管理得好，虽然企业规模不大，效益还是不错的。

景文祥听爷爷不止一次地说过炮坊爆炸的事，但他从来没有历经过。一场爆炸把他简直炸懵了。景解放去了县医院以后，他半天醒不过神来，处在惊恐不安之中。昨天还好端端的厂房，说没有就没有了。厄运的降临连招呼都不打，人的一生真是有许多始料不及的事情！景文祥身上缺少的是爷爷的胆识和自信，但他比爷爷那一代人心眼儿多，机灵得多。办企业不比种地，就需要他这样的精明人。

定下神来，景文祥一边清理废墟一边思考，厂房是怎么爆炸的。

本来，吃晌午饭的时节，炮坊的门是锁着的，尽管，窗子敞开着，可是，厂门口有看守大门的王春师傅。王春是很尽心尽责的，他不会放进厂里任何一个闲杂人的，有谁会进去点着炮坊呢？景文祥问王春，有没有见到可疑的人？王春说，他只见到疯子六，被他喝喊走了。王春所说的这个疯子六也是景家人，和景解放是一个辈分，排行第六，景文祥按辈分把他叫六爸。“文革”中村里来了西安的知识青年。疯子六也是从凤山中学毕业回来当了农民的，他长得眉清目秀，知识青年都喜欢他。据说，他和一个叫卞金凤的知识青年相好了，和卞金凤同时相好的还有景解放。后来，搞运动，疯子六和景解放都被按上“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帽

子。景解放在松陵村批判了两场，写了几份检查，了结了此事，疯子六却被逮捕了，判了五年徒刑。疯子六的父母亲给松陵村人说，是景解放睡了人家女娃娃，给他儿子栽了赃。景解放有口难辩，因为疯子六已被判了刑，他还能辩解什么？疯子六刑满释放后，先是痴痴呆呆的，后来就疯了。两个人之间的是是非非，景文祥不知道详情。有一次景文祥在闲谈中刚一提到此事，景解放就躁了，就翻了脸。景文祥不敢再问了。事隔这么多年，难道一个疯疯癫癫的人还会给景解放记仇？还会点着炮坊？不点其他炮坊？景文祥一想，这不可能。要是有人故意而为，为什么不点库房？为什么不点礼花作坊，只点炮坊？而且，为什么只点着了一个炮坊？但他也不相信，炮坊会自燃，或者自动爆炸。这场爆炸说不定是人为的，究竟是什么人作祟？也许，就是疯子六干的。精神失常者不会没有复仇心理。究竟是谁？这不是景文祥能想出来的。而叶小娟为什么会被巨大的气浪冲到厂房外的玉米地边？叶小娟当时在围墙以内还是在围墙以外？这更是一个谜。

派出所的公安干警叫景文祥谈话，景文祥只是把他看到的情景说了说，他一句也没有谈自己的看法。

## B章（一）

景满义的炮坊出事是在冬天里的一个早晨。

晚上，下了一鸡爪厚的雪，天放晴了。村庄、田野刚刚从薄纱般的雾霭中浮现出来，太阳干巴巴地挂在树梢上，天气干冷干冷的。就在女人们走进厨房给灶膛里添上柴火拉动风箱的时候，景满义的炮坊爆炸了。等响声传进村子里的时候已经不那么尖锐了。

刚种上麦子，景满义就张罗着卷炮了。他请来了读私塾时的朋友鲍玉山两口和鲍家的儿子当帮工。景满义的父亲景炳绪怕出事，吩咐儿子将炮坊挪到村子外

面去。按照父亲的指点，景满义在村子外面的西南方向盖了新的炮坊。景家炮差不多年年伤人——不是烧了面目或手臂，就是断了一条胳膊两条腿，死人的事也是常有的。到了景炳绪手里，景家炮单传了，景炳绪只叫大儿子景满义学卷炮，二儿子景满仓和卷炮不沾手。不只是景炳绪害怕出事，传宗接代是天大的事，一旦踏进炮坊就等于把命提在了手里，谁也估摸不到哪一天会出事的。假如两个儿子都做炮，有个三长两短，景家就会断了根。景满仓从做孩子时就没进过炮坊，他读了四年私塾后开始下地劳动。松陵村人有种西瓜的习惯，景满仓年年种西瓜，种了几年，他成了种西瓜的把式。那一年，他种了三亩西瓜。景满仓的瓜棚在景满义炮坊的西边。一个秋天忙得景满仓没有顾得上拆瓜棚。那天早晨，他是到地里来拆瓜棚的。景满仓老远看见，他的嫂嫂朱翠兰正在炮坊外面的石碾子上碾药，嫂嫂的右手按在碾盘上的石碌碡的“博枷”上，嫂嫂一边跟着老驴转圈子一边用左手在碾盘上刨动着，嫂嫂的屁股高高地撅起来，腰身弯成了一张弓。灰色的老驴和灰色的碾子是一个色调，唯独朱翠兰的水红色棉袄很亮眼，像冰天雪地里笼起的一把火。景满仓朝炮坊这边看了看，他觉得，眼睛很温暖。

朱翠兰是凤山县朱家村朱家炮的女传人。十七岁那年，她嫁给了景满义，嫁过来五年了，还没有孩子。景满仓对嫂嫂感兴趣的不是她那好看的身段好看的脸庞好看的眼睛而是她的一双脚。全松陵村和嫂嫂年龄相仿的女人都是一双用裹脚布裹住的小脚，而嫂嫂却是一双大脚片，这双脚使景满仓兴趣盎然，产生了想触摸的欲望。有一天，趁哥哥不在，景满仓偷偷地溜进了嫂嫂的房间，只见嫂嫂侧身而躺，他一把将嫂嫂的一只脚抱住，用手在她的脚面上抚弄。嫂嫂起身，抓起炕上的短把儿笤帚，一笤帚就过来了，景满仓吃吃地笑着跑出了房间。从那以后，他一看见嫂嫂就想笑。景满仓朝哥哥的炮坊那边看了几眼，他上了木梯去解用麻绳绑住的木椽，由于麻绳是死结，他解了一会儿没有解开。他从腰带上抽出斧头正准备砍断麻绳的时候被一声干燥而震动力很大的响声猛推了一把，他差一点从木梯上栽下去。哥哥的炮坊那里升腾着一股浓浓的黑烟，方才看得清清楚楚的石碾子不见了，嫂嫂不见了，腾起的烟雾和黄土遮住了他的视线。他纵身从木梯上跳下来，手里提着还没有抡起的斧头朝哥哥的炮坊那边飞奔而去了。他被脚下的雪一滑，

蹿出去老远，他爬起来又跑。

哥哥的炮坊不见踪影了，景满仓被眼前的景象吓住了：这里一条腿，那里一只胳膊，不知是谁的肚肠挂在炮坊外面干枯的槐树枝桠上，血肉模糊，惨不忍睹；雪地上的点点血迹像衣服上烧出的黑洞。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有生以来第一次面对血和肉，他哆哆嗦嗦地，不敢向前走。他站在寒风中哭叫道：“哥呀！嫂嫂！”他忽然听见了一声寒彻骨髓的呻唤声，呻唤声仿佛从烟雾里发出来的，带着尘埃，不太清楚。他又向前走了两步，才看见嫂嫂躺在碾道里，她的身上落了一层黑土，脸也黑了，嫂嫂的一只手臂压在了石碾子底下。景满仓走到嫂嫂跟前去，锐声叫道：“嫂嫂！嫂嫂！”他蹲在嫂嫂跟前，抓住她的棉袄一边摇一边说：“嫂嫂，你醒醒，我是满仓。”朱翠兰睁开眼一看是弟弟，说道：“快搬碾盘。”一句未了，又昏过去了。村里人还没有来，景满仓怎么能搬动那千斤重的碾盘？他双手扼住碾盘的底部，憋足气，狠劲儿搬，碾盘纹丝不动。他一看不行，丢下碾盘，抱起嫂嫂的腰身向外拽。景满仓真是急昏头了，朱翠兰怎么能够拽出来呢？一经摇动，朱翠兰再次醒过来了，她一抬眼就看见了景满仓身旁的那把斧头，她说：“满仓，使不得，你咋能拽出来？你用斧头把那半截胳膊砍下。”尽管，嫂嫂说得很坚定，不容置疑，景满仓难以相信这是从嫂嫂嘴里说出来的话，景满仓说：“你说啥？”朱翠兰说：“砍！快用斧头砍！”景满仓一听，脸色吓得煞白，不敢动弹。朱翠兰说：“砍呀！快砍，瓜怂，时间一长，我就没命了。”这句话倒管用，景满仓仿佛是从地上弹起来的，他毫不犹豫地一把抓起了斧头，可是，他手臂颤抖着，难以下手。朱翠兰翻身坐起来了，她用右手一把夺下了景满仓手中的斧头，一脚将景满仓蹬出去老远。景满仓还没有爬起来，朱翠兰手起斧头落，刹那间，一声痛叫，鲜血飞溅，朱翠兰滚了个过儿，她昏过去了。景满仓一看嫂嫂血乎乎的半截子胳膊恶心得要吐，他脱下身上的棉袄包住了嫂嫂流血的胳膊，将她抱起来向村子里治刀伤的刘先生家里跑去了。

后来，朱翠兰一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就毛骨悚然，简直不可思议。

朱翠兰记得，当时，她吆喝了一声老驴，伏下身子用手在碾盘上正在刨动。而此时在炮坊内，鲍玉山的儿子和另外一个雇工正在插捻子，景满义和鲍玉山抬着筐子用一杆大秤称炮药，鲍玉山的女人用木锨给筐子里装药。朱翠兰回过头去抬

眼向没有安装门窗的炮坊里一看，鲍玉山没有拉住秤锤，秤锤顺着黑杆大秤向下溜去了——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秤锤底下就是鲍玉山女人正在装筐子的炮药。朱翠兰老远惊叫一声：“秤锤！”她被眼前的景象吓住了，吓得不知所措，木然地站在原地，挪不动脚步，她只记得，戴着眼罩的老驴把她撞倒在碾道里了，此后，她就什么也不知道了，等她醒过来时，她的左臂压在了碾盘底下。肯定是秤锤掉下去砸着了炮药引爆了做好的鞭炮——稍微的疏忽大意就酿成了一场灾难，大小五口人的性命一刹那间变成了烟尘。

五口棺材在景炳绪的院门前一字排开。死亡的气息像扇动翅膀的乌鸦在松陵村上空盘旋。悲怆的唢呐声犹如挂在房檐上的冰柱一样，看一眼就心寒。村里人帮忙打墓，七天后，掩埋了五具残缺不全的尸体。景炳绪像安葬家族里的任何一个长辈或同辈一样，礼数很周到。棺材来不及做，就派人去县城的棺材铺抬了五副棺材，在县城里同时买了两匹白布，给亲戚家或族人每户五尺白布。给这五人每人一份奠单：哪天出殡，几时下葬，哪天头七，哪天三七、五七，哪天七七（停七），都写得清清楚楚的。在停放棺材的席棚前，是五副讣告。景炳绪请来的阴阳先生在景家的坟地里给五个人看了坟墓的方位，并且用镢头勾勒出了墓穴的具体位置。出事的当天晚上，吹手唢呐就去村外的十字路迎接。出殡那天，景炳绪吩咐家里人推来了一推车鞭炮，鞭炮从景炳绪的家门口一直放到了墓地上，鞭炮声如同纸钱一样一路飘荡着。

对于炮人来说，死几个人似乎是很平常的事情，松陵村人只在嘴上念叨了几天就将轰然而响的爆炸丢在了脑后又从从容容地走进了自家的炮坊——在松陵村，做炮的不只是景姓人家，还有贾姓和蒲姓。

儿子景满义的离去对景炳绪的打击不小，他的目光呆滞无望，眼泪无声地顺着脸颊向下流。安葬了儿子的当天晚上，景炳绪拄着一根木棍到了坟地。他坐在儿子的坟头上，吃一口烟，放一只鞭炮。景满仓循着鞭炮声捧到坟地里来的时候，景炳绪被泪水濡湿了的胡须已冻成了干橛橛。景满仓背起冻麻木了的父亲向回走，伏在儿子的脊背上，景炳绪放声干嚎，一面哭一面叫着儿子满义的名字。回到



家，他叫景满仓把家里剩下的所有鞭炮都在院门前点放了。

景满义是景家炮人中最能干的一个。他五六岁的时候就跟着爷爷学做炮，爷爷将做七层炮的手艺传给了他——这是景家炮的独门手艺。七层炮集花炮于一身，看起来如同一个长方形的挂灯，随着炮的点放，每一层亮起一个戏剧人物的造型——张飞、关羽、穆桂英、杨六郎等等。第一层的戏剧人物随着炮响冲上天空后，第二层被自动点燃，又是炮响，又是闪亮的戏剧人物，接着第三层、第四层，一层又一层都是自动燃放。跃在夜空中的戏剧人物如炮声一样响亮，而一层一层的炮声又如戏剧人物一样栩栩如生——这真是绝活儿。

清代道光年间，景家的七层炮到美国旧金山去展示，引来了外国人和当地华人的一片喝彩。随着景满义的离去，景家的七层花炮就断根了，因为，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七层花炮是怎么做出来的，惋惜的是景满义没有把他的这手绝活儿传给他的徒弟们。

为炸死的四个人的赔偿问题，景炳绪和贾姓、蒲姓的族长发生了争吵。开初，景炳绪打算给这四个人每人赔偿十五石麦子。贾姓和蒲姓的族长提出，赔十石就足够了。如果赔得太多，他们的炮坊以后炸死了人，景炳绪的赔偿无疑就是参照了。他们不是拿不出来，而是不愿意把人命价抬得那么高。景炳绪觉得赔十五石也不多，他说，人家一条命是不能用麦子来折算的，麦子一料一料可以从地里生长，人的命只有一回，命没了，啥也没有了，啥东西再值钱也没有命值钱。景炳绪不顾贾姓和蒲姓族长的阻拦，按自己的意愿去赔偿。结果，不是十五石，他后来给死者每个人赔了十八石麦子。家里的麦子不够赔，他卖了三亩三分庄南的好地，了结了这件事。鲍家家族里的人不愿意养活鲍玉山留下来的女儿鲍银花，景炳绪就将鲍银花接到了景家来，十一岁的女孩儿从此就成为景家的人了。

在松陵村，景炳绪不算是财东，只能算是殷实人家。景炳绪的家产是靠几代人卖炮、做小生意积累起来的。到了民国初年，景炳绪名下有三十多亩土地，四头牛，一辆木轱轮大车，一辆独轮手推车，一座前庭房后楼房（木面大房）的四合院子。景炳绪疏财仗义，为人豪爽，在村里很有人缘的。

在景炳绪三十多岁的时候，他的炮坊里也出过一回事：两个雇工在毛边锅里